



◎〔英〕夏洛特·勃朗特/著 ◎吴钩燮/译

JANE EYRE 简·爱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JANE EYRE
简·爱

[英] 夏洛特·勃朗特 著
吴钩燮 译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汉对照/(英)勃朗特(Bronte,C.)著;
吴钩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7590 - 9

I. ①简… II. ①勃… ②吴…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H319. 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2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简·爱

〔英〕夏洛特·勃朗特 著

吴钩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90 - 9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6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儿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各家老字号出版社几十年来出版的外国文化和文学翻译作品十分丰厚，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和《黑暗的心》；随笔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

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读，但是无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公认的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伯纳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还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伯纳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体，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若干章节。萨克雷的《名利场》和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我们各选了其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特·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两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
Ⅱ

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两个中篇分别在八九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时产生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

一则随笔。随笔是英语文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译得好的很少，只选了一篇。《一间自己的房间》，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著名随笔，从一个思想相对开明的知识女性角度，把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被后来者誉为女性解放的宣言书。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一张百万英镑钞票》和《腐蚀了哈德利堡镇居民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和《警察和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译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新中国成立前的文

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近几十年来，经过几代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留住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漂流记》，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儿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语底子，尤其汉语。《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映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钩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一间自己的房间》、《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的译文简朴、清顺，更贴近原文的原貌，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

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中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中的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苏福忠

《简·爱》翻译谈

尽量体现原著的语言特色

《简·爱》恐怕是英语文学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之一。就我个人来说，它也是我最早接触英国文学时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小说。除了感人的人物和情节外，最难忘的是贯穿在全书中的那种情调和氛围。那是质朴而淡雅的，同时又是诚挚和热烈的。而这一切又都与作品的语言密不可分。

英国许多作家的语言都是异常精致。记得年轻时初读王尔德的作品，除了其他方面以外，语言上的机智和巧妙也不禁使人击节赞赏。而梅瑞狄斯作品中的语言，更常常会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当然，在这方面最高明的或许还得数萧伯纳。他的曲折而又缜密，锋利而又幽默，似乎还很少有别的人能与之相比。不用说，他们都是语言大师。读他们的作品，除内容之外在文字上也给人一种心智上的享受。但与此同时，它们或许有时候也会隐约使你感到有几分雕琢。

《简·爱》作者用的却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平平淡淡才是真”，或许这句话最足以说明它的特色。它与全书的内容、书中主人公的性格，以至于她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都是那么的切合。它不但恰如其分地构筑了一个朴素真诚的感人故事，同时也营造了一种“素面朝天”、不施铅华的诗意境界。这或许是这本书多年来一直能深深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

由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字之间本来就有许多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上的复杂差别，在文学翻译的语言掌握上就愈显得不易把握。但无论怎样，用同一种风格，哪怕是好的风格，去翻译不同作家有不同语言特色的作品，总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在译《简·爱》时，我努力想去尽量体现出前面所说的那种语言特色。但究竟做到了几分，更不用说我个人的理解究竟是否准确，那就只能由读者来评断了。

吴钩燮

CONTENTS 目录

(本书节选了原书如下章节)

Chapter II	2
第二章.....	3
Chapter VII	22
第七章	23
Chapter VIII	48
第八章	49
Chapter XII	70
第十二章	71
Chapter XV	100
第十五章.....	101
Chapter XX	134
第二十章.....	135
Chapter XXVI	176
第二十六章.....	177
Chapter XXXVII	206
第三十七章.....	207

JANE EYRE

简·爱

Chapter II

I resisted all the way: a new thing for me, and a circumstance which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bad opinion Bessie and Miss Abbot were disposed to entertain of me. The fact is, I was a trifle beside myself; or rather out of myself, as the French would say. I was conscious that a moment's mutiny had already rendered me liable to strange penalties, and, like any other rebel slave, I felt resolved, in my desperation, to go all lengths.

‘Hold her arms, Miss Abbot: she’s like a mad cat.’

‘For shame, for shame!’ cried the lady’s-maid. ‘What shocking conduct, Miss Eyre, to strike a young gentleman, your benefactress’s son! Your young master.’

‘Master! How is he my master? Am I a servant?’

‘No; you are less than a servant, for you do nothing for your keep. There, sit down, and think over your wickedness.’

They had got me by this time into the apartment indicated by Mrs Reed, and had thrust me upon a stool: my impulse was to rise from it like a spring; their two pair of hands arrested me instantly.

‘If you don’t sit still, you must be tied down,’ said Bessie. ‘Miss Abbot, lend me your garters; she would break mine directly.’

Miss Abbot turned to divest a stout leg of the necessary ligature. This preparation for bonds, and the additional ignominy it inferred, took a little of the excitement out of me.

第二章

我一路都在反抗，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可这一来就大大加重了蓓茜和阿博特小姐对我的恶感，超过了她们本来愿意抱有的。实际上，我是有点失掉了自制，或者像法国人常说的：忘乎所以了。我明知道，一时的反叛早已经使我难免要受到种种难以想象的惩罚，因此像所有造反的奴隶那样，我在绝望中下决心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抓住她的胳膊，阿博特小姐，她简直像只发了疯的猫。”

“真丢脸！真丢脸！”那使女喊道。“多吓人的举动呀，爱小姐，居然打起一位有身份的年轻人，你恩人的儿子，你的小主人来了！”

“主人！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用人么？”

“不，你还比不上用人呢，因为你白吃白住，却什么也不干。得啦，坐下来，好好想想你那坏脾气。”

这时候她们已把我拉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个房间，把我按在一张凳子上。我禁不住要像弹簧似的立刻站起来，她们那两双手马上抓住了我。

“你要不好好坐着，就得把你绑起来。”蓓茜说。“阿博特小姐，把你的袜带借我使使，我那副她准会一下就挣断的。”

阿博特小姐动手从一条胖腿上解下所需的带子。这种捆人的前奏曲，以及它所带来的加倍的耻辱，使我的愤激情绪稍微冷静了一点。

‘Don’t take them off,’ I cried; ‘I will not stir.’

In guarantee whereof, I attached myself to my seat by my hands.

‘Mind you don’t,’ said Bessie; and when she had ascertained that I was really subsiding, she loosened her hold of me; then she and Miss Abbot stood with folded arms, looking darkly and doubtfully on my face, as incredulous of my sanity.

‘She never did so before,’ at last said Bessie, turning to the Abigail.

‘But it was always in her,’ was the reply. ‘I’ve told missis often my opinion about the child, and missis agreed with me. She’s an underhand little thing: I never saw a girl of her age with so much cover.’

Bessie answered not; but ere long, addressing me, she said:

‘You ought to be aware, miss, that you are under obligations to Mrs Reed: she keeps you; if she were to turn you off you would have to go to the poorhouse.’

I had nothing to say to these words: they were not new to me: my very first recollections of existence included hints of the same kind. This reproach of my dependence had become a vague sing-song in my ear; very painful and crushing, but only half intelligible. Miss Abbot joined in:

‘And you ought not to think yourself on an equality with the Misses Reed and Master Reed, because missis kindly allows you to be brought up with them. They will have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you will have none: it is your place to be humble, and to try to make yourself agreeable to them.’

‘What we tell you is for your good,’ added Bessie, in

“别解啦，”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

作为保证，我两手紧紧抓住了凳子。

“记住，可别动。”蓓茜说。当她确信我真的已经安静下来了，她才放开了我；然后跟阿博特小姐抱着胳臂站在那儿，沉着脸不放心地瞧着我的脸，好像还拿不准我是否已经清醒了似的。

“她以往从来没有这样过。”末了蓓茜终于转过脸去对那位阿比盖尔^①说。

“不过这种根性她是一直就有的。”对方回答说。“我常跟太太说起过我对这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我。她是个鬼头鬼脑的小家伙，我从没见过像她这么点大的小姑娘那么会装腔。”

蓓茜没接茬儿，但稍过了一会儿她朝我说：

“你该明白，小姐，你是受了里德太太的恩惠的。要是她把你赶出去，你就只好进贫民院了。”

对这我无话可答，这些话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在我幼年时期最早的记忆中就包含着别人诸如此类的暗示。这种指责我靠人养活的话，在我耳朵里已经成了含义不明的老生常谈了；尽管听了十分难受和丧气，却叫人有点似懂非懂。阿博特小姐也附和说：

“你别因为太太好心，容许把你跟里德小姐和少爷们放在一块儿带大，就自以为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他们将来会很有钱，你可一个儿子也不会有。你得低声下气，尽量合他们的心意，这才是你的本分。”

“我们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蓓茜接着说，口气倒

① 阿比盖尔(Abigail)：英国剧作家鲍蒙特和弗莱彻所著《傲慢的贵妇人》中的人物，一个典型的贵族使女。

no harsh voice: ‘you should try to be useful and pleasant, then, perhaps, you would have a home here; but if you become passionate and rude, missis will send you away, I am sure.’

‘Besides,’ said Miss Abbot, ‘God will punish her: He might strike her dead in the midst of her tantrums, and then where would she go? Come, Bessie, we will leave her: I wouldn’t have her heart for anything. Say your prayers, Miss Eyre, when you are by yourself; for if you don’t repent, something bad might be permitted to come down the chimney and fetch you away.’

They went, shutting the door, and locking it behind them.

The red-room was a spare chamber, very seldom slept in: I might say never, indeed, unless when a chance influx of visitors at Gateshead Hall rendered it necessary to turn to account all the accommodation it contained: yet it wa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stateliest chambers in the mansion. A bed supported on massive pillars of mahogany, hung with curtains of deep red damask, stood out like a tabernacle in the centre, the two large windows, with their blinds always drawn down, were half shrouded in festoons and falls of similar drapery; the carpet was red; the table at the foot of the bed was covered with a crimson cloth; the walls were a soft fawn colour, with a blush of pink in it; the wardrobe, the toilet-table, the chairs, were of darkly-polished old mahogany. Out of these deep surrounding shades rose high, and glared white, the piled-up mattresses and pillows of the bed, spread with a snowy Marseilles counterpane. Scarcely less prominent was an ample cushioned easy-chair near the head of the bed, also white, with a footstool before it,